

征稿: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狗尾草的初冬倔強

朱旭

一個充滿寒意的初冬清晨，我在公園裡鍛煉，無意間拐進一處被人淡忘的角落裡，猛然撞見一片由綠轉黃的狗尾草，正帶著絲毫不肯向寒涼低頭的倔強氣息，在靜寂中綻放著最本真的美麗。

在朝陽的照耀下，這片沾著晶瑩露珠的狗尾草，在泛著金光，彷彿撒了一層碎鑽。特別是毛茸茸的金穗，宛如眉月，隨風搖曳，劃出一道道美麗的弧線，搖曳成唐詩宋詞裡一首首膾炙人口的絕句，變得更加婀娜多姿、風雅別緻，將初冬的意境和韻味渲染得如夢似幻、美不勝收。

站在這公園的一隅，凝望著倔強的狗尾草，我頓時熱血澎湃，思緒萬千……

狗尾草總是那麼默默無聞，相互依存，挺直腰桿，深愛著腳下的土地，給人們以向上的力量，漾出一股暖心的美麗。狗尾草從不選擇環境，不管土地是肥沃還是貧瘠，都能生存。不管在屋簷下、牆頭上、石縫裡……只要有丁點兒泥土，就會覓到它們的蹤影，活得勃勃生機。可以說，它們是無所不在，生命力可謂強矣！

在困難面前，狗尾草毫不畏懼，從不退縮，小中見大，柔中見強。即便身上壓塊大石頭，也不害怕。為了能

夠走出黑暗，它們會竭盡全力，扭著身子，掙扎著，九曲十八彎，拱、拱、拱……最後掙脫大石頭的羈絆，見到光明。立秋時節，剛剛出土的狗尾草，往往存活不了多少天，它們也要「加足馬力」，開花，秀穗，結種，留下後代。狗尾草的種子即使埋在土裡多年，一般都不會腐爛，只要達到發芽的條件，它們就會頂出地面，新的生命體又會誕生。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那生生不息的種子，是大自然最深情的饋贈，終將在草長鶯飛的季節裡生根、發芽、成長，重新開始新的生命之旅。風雨擊，冰雹砸，鋤頭除，農藥殺，狗尾草都會前仆後繼，勇往直前，無窮盡也！它們就像一個個無畏的戰士，大義凜然，視死如歸。

狗尾草雖然沒有玫瑰那樣姣好的容顏，不像桂花那樣發出陣陣芳香，看起來也不起眼，但是柔弱卻很堅強，任性卻不失執著，平凡卻不乏精彩，不屈不撓，自強不息。

就是這片初冬的狗尾草，不但裝扮了公園的角落，還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啟迪：生命的精彩，從不在于是否被矚目，而在于是否始終保持向上的姿態。

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，我們不就像一棵棵狗尾草嗎？人們常常謙稱自己是「一介草民」，或許正是源于這份與草木相通的共鳴。不管是在順境中還是在逆境中，我們就應像狗尾草那樣，堅守初心，倔強生長，去拚搏，去抗爭，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新天地，活出精彩的人生。

冬日雅事

彭根成

冬天很冷，冬日的陽光也跟人似的，總是懶懶的，照在身上，也感覺不到有多暖和。大街上的人總是縮著脖子，把手插在衣袋裡，匆匆地行走。這樣的冬日，不妨尋幾樁雅事，來溫暖歲月。

遇到下雪天，最雅的事莫過於外出踏雪。雪落下來，先是稀疏的，後來便密了，當白雪覆蓋大地，便見一個銀裝素裹的世界。雪稍停，人們便等不急地跑到室外，開始在雪地上奔跑，有人在潔白的雪地上踩踏出各種圖案。腳踏在雪地上，腳底下會發出「嘎吱嘎吱」的細微聲響，很有節奏，也很有韻律。人被寒氣包裹著，呼出的熱氣便如霧如煙，一團團，如影隨形。孩子們也跑出來，他們各自抓起一把雪，捏成雪球，互相擲著。掃雪時，鄰居們互相碰面，便站著閒聊幾句，無非是「雪後路滑，出門要多加小心。」「瑞雪兆豐年」之類的話。話雖是平常，卻也溫暖。

有了雪的冬天會平添很多韻味。屋外風聲呼嘯，屋內爐火正旺。一家人圍坐在爐火旁，烤著火，吃著瓜子，或是烤著紅薯。紅薯的香氣，混著爐火的煙味，瀰漫在屋子裡，讓人心裡感覺暖暖的。

有一次，去鄉下探訪一老友，正巧，他在自家火爐上熬了一鍋酸蘿蔔老鴨湯。他說：「從酸蘿蔔醃上就惦记要吃這一口！終於買到鴨子了，儘管不是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老鴨，但鴨子現殺，收拾得也挺乾淨。雖然味道差點醇厚，但也很難得了。」時光雖然一日舊似一日，但美食總是新鮮的，日日烹，日日香，日日暖。既然趕上了，怎麼能不與朋友一起分享呢？一邊品嚐著熱氣騰騰的美食，一邊呷幾口小酒。便覺人間煙火，是最雅的俗事，也是最俗的雅事。

冬天的夜晚，有時會有霜。清晨起來，只見草葉上、瓦片上，都結了一層薄霜。霜是極美的，然而極美的事物，往往極短暫。太陽一出來，霜就化了。我把這些冬日的美景，都用手機拍照下來，製作成精美的圖片發在朋友圈，讓很多人通過網絡瞭解了家鄉冬日的壯美和繁榮。老伴喜歡侍弄一些室內花草，一盆盆開得五顏六色的花被她搬上陽台，在陽光的照射下，那些花，不但溫暖了她的雙眼，也溫柔了整個冬天。

冬天的雅事還有很多，也很平常。比如寫一首詩，臨一幅字，聽一段詩朗誦，看一場盼望已久的電影。在這些平常事中，卻自有一種溫暖，一種寧靜，一種說不出的雅趣。人們在這寒冷的季節裡，尋出這些小事來做，便是要給生活添些滋味，給心靈些許慰藉。

冬天雖然看上去有些枯寂，但只要有一雙善于發現美的眼睛，一顆能感知溫暖的內心，哪怕是冬日黃昏，立在黃葉盡失的楊樹下想想心思，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雅事。

一棵坦蕩的柿子樹

石毅

在我久居的地方，有幾棵柿子樹，外形都差異不大：鐵青色葉子，暗褐色皮囊，枝條像伸展的臂膀，向天空盡情地蔓延。當一棵棵柿樹上掛滿果子，果子一天天長大後，它們就有了明顯的差異——有的扁圓，形似磨盤；有的頂尖底圓，酷似牛心；還有一些膚色橙黃，像飽滿的雞心。這些果子被枝枝葉葉擁在懷裡，在陽光與風雨的滋養下，漸漸由小變大，由青變黃，掛在枝頭，繪成一幅幅燦爛醒目的圖畫。這些不動聲色的柿子倍受人厚愛，在中秋臨近的日子裡，大多被一掃而空，剩下被拉扯得歪歪扭扭的枝條，挑著一片片失魂落魄的葉子，像一座座空巢，在風裡晃悠。



文藝副刊

海韻

在一幢樓東側的牆根下，挨著小路也長著一棵柿子樹。這棵樹平時混在銀杏與女貞子樹下並不起眼，此刻，卻顯得格外顯眼。樹桃李杏葉子落盡，櫻花樹只剩下零星殘葉瑟縮在寒風裡，銀杏的金色羽毛也快掉光。但這棵柿子樹卻枝繁葉茂，身上掛滿了紅通通、沉甸甸的柿子，像退潮後的沙灘上遺落的彩貝，艷得晃眼。那些柿子乍一瞧，不像是長在樹上，倒像是漂浮在茫茫的大海上，那紅紅火火、歡歡喜喜的場面，彷彿正在舉行一場熱鬧的聯歡。天氣暖和的時候，耐不住寂寞的小飛蟲偷偷溜出門前來助興。鳥兒不管天氣冷熱，都會一如既往地光臨此地。它們一邊啄食著香甜的果肉，一邊發出嘖嘖的吟唱，一瞅見有人靠近它們，就呼啦一聲飛向遠處的樹林或田野；人一離開，它們又會嘰嘰喳喳地返回來。

細看樹上的紅柿子，我才發現了端倪：幾乎每一個柿子表面，都布著些細碎的白點，像沒抹勻的雪花膏，粘在鮮亮的果皮上。哦，原來這是病柿子！豐年裡，莫說是帶病害的柿子，就連道路旁、綠化帶上那些健康的李子、石榴、枇杷、野核桃，成熟後也少有人問津。校園裡柿子有人採摘，大概是因這些果子天然生長、不施農藥的緣故。而這棵

帶病的樹，把自己的狀況坦蕩寫在果實上，像一份真誠的告示，讓人望而卻步。鳥兒卻不在意這些，它們從不會像人那樣想得太多。對一棵樹而言，這或許是件幸事——沒人打擾的日子，才最合乎它生長的天性。

北風呼嘯而來，樹葉一片片飄落到地面，一群戴著紅領巾的孩子追逐著頑皮的樹葉。幾個紅柿子醉醺醺地在枝頭搖晃，一不小心掉到地上，果肉四濺，濺起細細的塵土；更多的柿子則穩穩守在枝頭，迎著寒風。風倦了，雪花落下來，裝飾了光禿禿的枝條，也給柿子籠上了一層絨白。大雪裡的柿子楚楚動人：一盞盞喜氣的紅燈籠頂著一團團絨毛似的雪花，繪成一幅天然的寫意畫。鳥兒一陣陣飛來，落在枝頭，揚起如煙似塵的雪末。鳥兒不貪食、不爭搶，啄幾口甜果肉，便呼朋引伴地飛走。不一會，又一群鳥雀聞聲而來。

這棵柿子樹從沒想過要教人什麼道理。它只是自然地開花，自然地結果，自然地生病，又自然地把一切在天地間攤開。人來鳥往，柿子樹只管在寒風裡佇立。

那些留在枝頭的紅柿子，于它而言，本就無所謂幸與不幸，不過是順應時節的尋常模樣罷了。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: 宓月

621期

萬物豎起耳朵

3

作家背負負債，並非稀奇之事。

我非文壇翹楚，卻也深受邀約作序寫評之累。案頭那些等我落墨的書稿，如太行王屋，有些擱置多年之久，心中皆是無奈與愧疚。

照理說，能得到文友囑托，本應是一樁值得欣喜的美事。然而，每至此時，心中未嘗不是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畢竟自身文學造詣尚淺，唯恐辜負文友的信任與托付。加之，事務纏身，無暇動筆。

故，再三推辭，還望海涵，莫要怪罪。

4

人生四行。

王立群教授曾提出人生四行：自己得行、得有人說你行、說你行的人得行、身體得行。

我想，寫作亦是如此。

首先，自己要寫得出過硬的作品，經得起檢視。

其次，僅僅自己寫得行還不夠，尚需得到他人的認可。這裡的「認可」，並非無端的追捧，而是伯牙遇子期。

再次，推薦者的影響力也要足夠強大。易言之，認可你的人本身要有卓越的文學造詣。否則，其讚譽之詞如同無根之萍。

故，務求名家作序寫評。他們的肯定與讚賞，像是來自權威的加冕，無論是對於作品本身的昇華，還是在讀者心中影響力塑造，都大有裨益。

5

受評之作，皆由文友推薦或自薦而來。

考慮盛情難卻，雖力有不逮，亦當勉力為之。再者，我亦深受名家推薦之紅利，定當傳遞愛心。

據貴州大學魏紅教授在文章《讓心靈在文學的天空詩意棲居——楊維松詩歌印象》中所言，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、博士研究生導師的潘魯生教授曾向她推薦過我的作品。請看魏紅教授的80歲：

「我和山東80後詩人楊維松從未見面，這個名字進入我的視線，是時任山東省文聯

主席的潘魯生給我推薦的。在魯生主席的推薦下，我零星讀了楊維松的《按不下生活的快門》《我在春天裡走丟了》《鄉愁將回家的腳步絆得踉蹌》等詩歌。讀後，一種無言的衝動瞬間湧上心頭，頓時有一種想寫幾句的念頭。但後來因工作和時間關係遲遲未動筆。轉眼兩年過去了，前些日子有幸被邀請前往山東大學講學，席時和張學軍博士交談詩歌寫作，他突然提起楊維松這個名字。張學軍博士說：『那小伙子的詩歌不僅有熱度，更重要的是還有深度和厚度。』」

6

受寵若驚。

初讀上述文字，內心誠惶誠恐，實難置信此為真事！

蓋因魏紅教授文中提及的時任山東省文聯主席的潘魯生教授、山東大學張學軍教授和貴州大學魏紅教授，我皆未曾相識，亦未有過聯繫。他們這般善舉，讓我一個草根作者，情何以堪？

我所能言者，唯有感謝；所能為者，唯有將此善舉傳承下去。

故，文友向我舉薦或自薦作品，只要其文本「行」，我便會為之書下數語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于本書而言，所論及的作家、詩人，我可坦然負責說，他們的文本，絕大多數是「行的」。

7

為何而寫？

秘魯作家略薩獲諾貝爾文學獎後，在新聞發佈會上對記者說：「身為作家，介入公眾事務是一種義務。」

所謂介入公眾事務，就是我們常說的作家要有責任擔當，不應只為果腹之糧而碌碌此生，應于物質溫飽之上，精神當有所向，胸懷當有所負，靈魂亦當有所求。如此，方不負歲月長歌，不辜生命華章。

8

作家，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，猶如星辰，既是文明的燭火，亦是社會的脊梁。

他們是時代的敏銳觀察者，捕捉著時代的脈搏與走向；他們是文化的虔誠信使，承

載著時代的期許與夢想。

當世事浮躁，人心易惑，作家應挺身而出，以犀利的目光穿透表象，挖掘那些隱藏在喧囂背後的時代痛點，用細膩入微的筆觸勾勒出社會的真實肌理，觸動公眾的心弦，喚醒沉睡的良知。

9

文人相輕，自古有之。

諸多文人墨客，或因文風之迥異，仿若冰炭之不相容；或為爭名逐利之私慾所驅，恰似鴟鴞爭腐鼠，往往相互鄙夷，彼此攻訐。

不得不承認，每個文人都或多或少的存在清高，但切不可自視過高。否則，如同站在文學孤島上的獨行者，像固執的守財奴守護著自己的文學領地。這股邪氣如若陰霾，屢屢遮蔽文苑的晴空。

可見，在這個人人自恃才高八斗的今天，客觀點評他人作品，是何等困難？

10

好在我敢實話實說。

記得湖北詩人鄒林，在看到我對其作品評論後，感慨道：「楊老師，你是懂我的……」是的，同為社會的底層抒寫者，同在生活的泥沼中摸爬滾打，對世間冷暖有著相似的體悟，又怎能不諳熟他內心深處的幽微之聲？

山東詩人吳玉壘、湖南詩人艾華林等亦都有「沒有修改，完全尊重作者意願」的類似回復。這不僅是對文字的尊重，更是靈魂與靈魂之間在形而上的空間裡，兩個本質的自我相互審視、彼此啟迪。筆下的文字能收穫如此反饋，是莫大慰藉，足矣。

11

詩歌，是感性的。

《中國詩歌的臉》主編宋醉發先生見到我感慨而言：「法官寫詩的並不常見。我鏡頭之下已留存千餘位詩人的影像，其中不乏公安幹警，但還未遇到法官詩人。」是的，能將法律的理性與詩歌的感性完美融合又巧妙分離，實屬難得。但我並不認同詩歌是感性的。

詩歌好比一座精神花園，感性是那爛漫盛開的繁花，而理性則是隱匿于繁花之下的堅實土壤，默默支撐著繁花的根基。它以邏輯的脈絡梳理情感的洪流，以思考的深度賦予感性的力量。